

集部

鶴山集卷五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序

邵氏擊壤集序

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立乎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原略無毫

髪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為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静語黙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聖人平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寛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脱斯須之不

在則芸芸並軀日夜雜揉相代乎前故於吾何有焉若邵子使猶得從游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晳獨見與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来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橫渠禮記說序

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為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

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既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為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覆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為書而門人會萃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生常常諷道之語而

門人併記之與先生强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為先使人有所據守若有問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人執幼儀親洒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凡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惟先生之從嗚呼是惡可强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與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具

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文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因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為之品節者如此所謂天叙天秩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入人欲故品節云者又將以為人情或縱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為先令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煨燼於秦雇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

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使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彊雖顔子四勿之功可體而自致而世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偽者亦將曉然知其為異端之説矣此先生有功於禮學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達賢録序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人則禀氣受

形而為萬物之靈所以為天地立心也然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君牧之師教之而賢者又為之更相汲引布列天位以司禮典命討之柄堯之未得舜舜之未得禹聖人有憂之憂之如何凡欲為天下得人焉耳顓嚳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元凱也舜舉之四族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舜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民心之所同則天理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材分而敷教者不以播穀典樂者不以制禮分職而理僅迺

有濟而後之受任者往往兼揔衆職自謂人莫己若豈其才果足以加諸稷契夷夔諸人耶堯舜之治天下能使治化休明美祥臻集徼之山川遂草木茂大之三光全寒暑平蓋非一人為之也而後世獨不能庶幾乎此非風氣澆漓天之降才爾殊也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明通而公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是不惟聖人有是心也自有生民降于叔世莫不皆然而自謂人莫己若者非不哆然大也迺至吝驕以自封娼嫉以成性祇以

自薄其身自絶于天云耳甚則倚勢作威脅權相滅真賢碩能於是蓋有自好獨善不見知不悔者矣又孰忍以其身輕輒自獻天下而皆自好獨善之人也脫有緩急則罔所依臨事迺求亦鮮克濟夫如是豈惟不足以庶幾乎治古也雖天地失位陰陽乖剌民物胥劉亦其致耳曾不思中天地而立定海宇之民皆吾職分之所當為胡自待之涼一至此極也國朝之盛與治同道其間非無娼嫉之臣而推士報國者項背相望至為簡編

以記其所知有若文穆吕公之夾袋小册忠獻韓公之甲乙丙丁集正獻吕公之長掌記宣靖曾公之雌黄公議文正司馬公之薦士編容學陳公之章藁太史范公之手記蓋文武兼收罔有細大其或偶坐挂累亦力見稱引前輩盛心雖其天資絶人亦由其講學之素以吾所以為天地之心本若是其休休未立未達則欲立欲達者之任也未覺未知則先覺先知者之責也殆將使天下人材無所佚遺皆得自靖不惟集思廣益共濟時

須而近足以擬一旦之用遠足以詒數世之託其明效大驗蓋若此此惡可以無述其次如李邦直舉官手記亦多一時之選於是鋟是數書名達賢錄用廣其傳惟文穆公及韓曾所記訪尋未獲其後乾道丞相雍國虞公亦有翹材館錄視昔云備將繼訪南渡以來諸賢有薦引私記者始以併附于後士大夫有志天下者必將慨然有發於斯

費元甫註陶靖節詩序

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

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疏此豈小小進退所能闚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静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同郡費君元甫嗜公之詩為之訓詁微詞奥義毫分縷析余昔過郡未嘗不得見焉今成書而屬余冠篇乃以所聞于師友者復之費君出入是詩久矣其亦以余言為然乎

古郫徐君詩史字韻序

詩以吟詠情性為主不以聲韻為工以聲韻為工此晉
宋以来之陋也逮其後復有次韻有用韻有賦韻有探
韻則又以遲速較工拙以險易定能否以抉擿前志為
該洽以破碎文體為新奇轉失詩人之旨重以纂類之
書充厨滿几而為士者之體習持養之功滋欲速好徑
之病流風靡靡末之能改也今古郫徐君乃取杜少陵
詩史分章摘句為韻學四十卷其於唱酬似不為無助
矣然余猶願徐君之玩心於六經如其所以篤意於詩

史則沈潛乎義理奮發乎文章蓋不但如目今所見而已也君介余同官王李安請叙所以作敢以是復之

虞忠肅公奏議序

古之人決大疑定大事惟義之比焉他無所問也其次則比利害得喪而言之其次則取必於智謀之末以求成于功利之下者耳咸無殉國惟身是謀此鄙夫壬人又所弗論也齊壬不君陳氏簒執沐浴而請討此義之正也傳以魯衆齊半之說則以衆寡言矣滕地褊小

齊楚馮陵効死而弗去此義之正也質於事齊事楚之決則以彊弱言矣衆寡彊弱何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之利害從之本諸事功而不必皆義理之正者有矣是故仁不以勇誼不以力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自秦漢以來惟有董公能識此意後此則如諸葛孔明者蓋亦無幾耳自吾有金難其是非利害果孰在邪讐耻所當雪分義所當明此萬世之正理以是非斷也持此說者固不為無人惟宗忠簡李文定張忠獻胡

忠簡實首立正論之幟而能始終不渝者也謂宴安可酖謂屈辱無傷謂畫江可以自全謂得地不足以守此一時之私意以利害言者也群而和之者固不為無人惟耿南仲秦檜湯思退史浩實倡為邪說之祖而刼以必行者也然而百六十年間正論數詘邪說常勝蓋所謂邪說者不惟奪於一時之利害又有患失之私焉虞忠肅公奮乎諸老垂盡之餘獨能奮不顧身以壽正論之脉始謂金必渝成又策其道所從出建益兵備明年則

金果以重兵壓淮西我師既衂彼乘勝薄牛渚而陣金煬俟刑馬揺師金鎧朱旗以麾此何等氣勢而大將劉錡王權既罷李顯忠遠在池陽成閔亦未至我師無所附麗各鳥獸散於斯時也顧欲收合餘燼以决一戰如以利害言則衆寡彊弱不敵非素撫循士大夫與越國遠鬬者亦不倂如自為謀則公不過受督府記犒師且趣大將建旗鼔耳戰守何與己事公非是之問也公知有義焉耳破敵之明日諸校効首虜休而顯忠至公若

可以自脫矣乃又以所不足慮者付顯忠而身先將士馳至京口則敵騎果已薄瓜洲知我有備勢不得入返而尸其使公外顧利害内怵得喪則敵之濟江久矣由是受任遂欲長驅以信大義出蔡以睨陳出襄郢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虢以震河東出商於以圖陜西規摹分畫具有顛末聲氣所撼關河響應不幸而棄地事讐之論自大官唱聲和者莫敢不一然公與張忠獻公不謀同心猶以區區筆舌力嬰羣議而奪之氣唐鄧海

泗與陝西新復諸郡在廷公卿皆曰可棄公曰必不可棄忠義歸正之人俘虜流亡之人在廷公卿皆曰可遣公曰必不可遣凡事體所關苟不吾以則連章累牘多者不下十有八九少者亦六七疏不得其言不已也公非以必勝為諒也大義之不可泯雖小小利害得喪之私舉不足以易之也抑又有甚難者使公當軸處中而孤立寡與猶懼弗濟今所謂棄地遣俘等事不過以孤子之蹤邈在外服乃肯與在廷公卿得君行政合鄙締

文者爭辯弗置蓋朝許而夕替所不遑恤吁其果難能
矣哉天未悔禍封寇崇姦正論覆違大幾屢失公亦自
知時不我與而其精忠篤諒惟知有天下之正理而不
恤乎他則所以維持綱常開警頑懦庶幾為將來之補
者蓋與張忠獻公後先一揆為功未可以淺近計也某
生也不早不獲趨拜下風而嘗竊從薦紳大夫習聞公
之言德且與公之孫剛簡辱在親友既不度其不佞為
公輒作家傳剛簡適刋公奏篇自叙梗概以屬起居劉

公冠其篇首又俾某申述其義竊以自幸迺不果辭嗚呼宇宙大物也豈計功求獲於知謀之末者所能用之是書若行將有發於其言而見諸行事者公未為不盡用云

史少弼雲莊集序

嘉定四年眉山史少弼公亮舉進士第調成都府司户參軍遂介其族兄天㦤表乞致所居官貤恩于二親於是年五十有八上嘉其志節詔特晉從事郎致仕乃得

封贈父母一時名公鉅卿為文以紀其事如昔人所以稱二疏二李之歸者後二年某被命守眉凡以崇化善俗者弗敢後也念郡人如少弼何可無所旌異乃以節表其閭而客有以誚余者曰節有二有節義之節有節約之節今辭官而謂之節於義也何居某應之曰何哉爾所謂二者吾見其為一也凡大小輕重無過不及得中而適宜者皆節也節之為卦三陰三陽剛柔分而剛得中其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上

之水過則溢不及則竭數度德行過則苦不及則嗟是故陰陽適等剛柔得中而後謂之節譬諸財用過則濫不及則隘譬諸飲食過則饇不及則餒蓋節義與節約一也不寧惟是雖時節符節樂節竹節大抵皆無過不及而得中適宜之謂是安有二義耶客又曰然則是或以潔身避世或以視死如歸皆得謂之節者非耶曰奚直然也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可以死可以無死素其位憮於中而行之莫非節也斯皆士之常分吾

所謂得中而適宜者也過乎矯亢則不可謂之節矣行險徼幸則不節若矣如少緜者圖所以報其親而貽恩以歸榮恩有以行已善俗也而隱居以求其志進退去就之分亦既得中而適宜矣不謂之節乎不高於人一等乎客曰是吾所未聞也會少緜以薜滎館詩集見寄余將發明是義為之冠篇而余仕于役未及屬藁少緜已下世矣其弟今叙州史君公度其泒大坊集少緜遺文凡得若干卷又屬余曰掛劍之義子終能恝然乎余

瞿然謝乃為具書所以表宅之因以識其出處之畧因
念少弼有人所不及盡知者少弼自少篤學好古以義
理為宗不泥章句每誦黃太史稱濂谿周子胸中洒落
如光風霽月之語於所居為堂榜曰尚友又得太史尚
友齋銘遺藁終身寶用之後又考十室于城南榜曰雲
莊書院因自號雲莊叟其致為臣而歸也其志已決於
開禧紀元之歲所與後谿劉公酬倡之日旣先事七年
已非隨身雷同以為學齒暮祿盈而後倦於事也凡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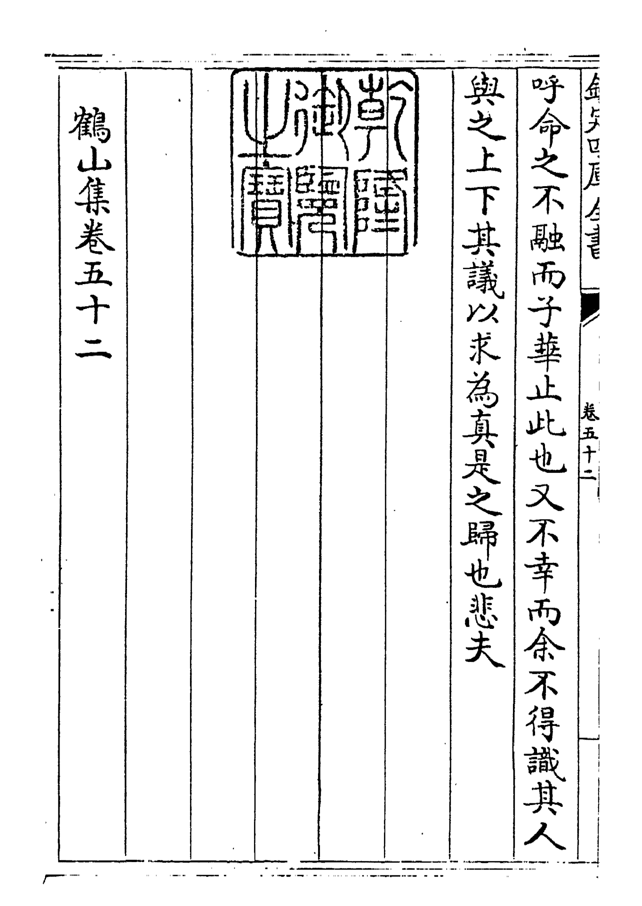
可書遂併識之為雲莊集序

孫氏拙齋論孟序

論孟之書自秦漢以来何翅千有餘家或覽輯文義或考質訓故或稽合同異或叅訂舛訛至於孟子之書則又有刺之删之疑之辯之常語以闢之者是否淺深所未論大要各隨其仁知之見以自靖自獻庶幾萬一補之焉耳至於二程先生者出始發明本學於道喪千載之餘而同時又有張范吕謝游楊侯尹諸君子相與左

右助益之及乎近世胡張朱呂氏繼之而聖賢之心昭然揭日月於天下葢庶乎無復餘憾者矣今眉山孫繪子華乃始萃集衆善貫融異端而傳之以見將以效其自獻之區區嗚呼斯不亦可尚矣乎道之無窮而善之難擇也風氣之澆漓而習俗之卑下也人物之零替而學術之晻昧也有能從事於聖賢之書則無問其精粗得失皆足以扶世教而益吾道也況其用力勤勤亦既有所發明矣乎子華卒其子蒙仲乞余言以冠篇嗚

呼命之不融而子華止此也又不幸而余不得識其人與之上下其議以求為真是之歸也悲夫



鶴山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五十五

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于世第

鶴山集卷五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序

彭山李肩吾從周字通序

書有六體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諧諸聲或會以意或轉注相受也或假借相成也凡以極天地萬物之變而與八卦九章並行於兩間者也古之為教必由小學者將以參稽象類涵養本初為格物致知求仁入德之本

此如兵法遠交近攻具有次第其在學者孰非所當知而後世師友道闕高者騖於上達卑者安於小成於是禮樂射御書數咸失其傳焉乃有以書學名家者則往往僅出於一技一能之士而他亡所進也余每病此思欲發明文字之本始聊以集思䫉類為用力之端本而未能有述焉一日彭山李肩吾從周以一編書示余大較取俗之所易諭而不察焉者以點畫偏旁粹類為目而質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予所病於俗者皆已開卷瞭

然留與語句有七日則肩吾蓋嘗博觀千載歷覽八紘
而能返諸義理之歸者也嗚呼斯其為學豈以一技一
能而可名者比乎肩吾行屬余敘所以為書將與學者
共之余又謂之曰子之為是也傷小學之湮微而古文
之不復見也雖然子亦知其然乎自秦斯高以來是學
也往往滯於偏旁訓故而不知止於明德止善之歸故
非徇末以流於藝則必曲學以誤其身且曰近世博通
古文刊別聲韻宜莫如夏文莊也逮其所行曾不得一

字之力以會意一體貫通六書王文公亦自謂有得於今文矣而施諸有政則反不若未甞知書者遂使世謂書學爲不足多問非書學果亡益於人也范忠文司馬文正類篇之作比音擇字其明於宮羽之輕重篆籀之後先視夏若王殆有過之而學術行誼爲世標表蓋二老者由下學小成而充之者也夏若王則滯佔畢而不知充之以是也終其身焉者也肩吾其必有擇於斯矣乎肩吾曰善非子不足以發予其遂以此併識于篇端

也於是乎書

朱文公語類序

開禧中余始識輔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嘉定元年余屆成都度周卿請刻本以惠後學余曰余非敢靳也所為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卿艴然曰奚至是余曰子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

析既精後學之粹類亦廣而閩浙庸蜀之鋟刻者已徧于天下若稍損貲用則立可以充厨牣几苟有小慧纖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綴說緝文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焉者矣必誦先聖書而後為學乎亦取諸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而文公猶恐其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脫是書之行其無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懼焉周卿由是姑徐之後數年竟從余乞本刋諸肯依彼不過余所藏

十之二三耳然余且謂周卿曰子其以此意著于篇端俾學者毋襲是弊也其後李貫之刋于江東則已十之六七今史廉叔所得黄子洪類本則公之説至是幾無復遺餘矣廉叔將板行以余有志於斯也屬叙所以作余為言嘗所以告周卿者廉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偏而無以矯之也而秉彛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余前所憂蓋為世之專事乎耳目口鼻以譁衆取寵而無志乎遠且大者也儻

不忍自薄其身則無寧深體熟玩以為求端用力之標準者乎今未可槩以是為疑而闕其傳盍遂以此冠篇而併刻之將聽學者之自擇焉子洪名士𣪍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未成書云

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謚告序

臣自嘉定八年司臬劍東兼攝漕事厥明年春上疏請下禮官為周頤及程顥程頤議所以易其名者璽封下

都省省下春官時少常伯亦上疏請謚二程遂併以下
奉常博士曰事關名教議不可輕宜下都省集議由是
議久不決厥十年臣自漕臣再申述前奏併以横渠張
載爲請久之禮官議以周頤謚元程顥謚純頤謚正上
悉賜可厥十有三年六月乃以命書與其貳付元奏請
官臣遂得受而藏之臣謂是舉也百年間鴻儒碩士偶
未及言今乃白發於一介外小臣而聖斷高明不以人
廢實謂盛典然而郡國邸吏不得而傳也臣慮四方學

者未能偏睹則無以仰稱聖上崇儒重道之指乃摹勒樂石龕置潼川教官復鋟板以廣其傳俾凡承學之士有覩焉若夫張載易名之請諸儒從祀之議則嗣此以聞期於獲命乃已也

勾易之書記之父如挺文集序

故廣都簿正勾君如埏曩嘗次其先人達齋集劉起居為識其首廣都沒其子易之又裒其遺文二十卷而屬序於余嗚呼廣都端人也文詞小技惡足以盡其藴而

孝子之事親茍可以致其愛與慤焉者則不敢不盡也思其居處笑語庶其見之矧發於心聲著在手澤茲其為見不已多乎雖然是豈惟易之可以自致其愛且慤也夫孰非人子之心其必有發於是編者矣故喜為之書

黄太史文集序

山谷黄公之文先正鉅公稱許者衆矣江淛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黄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致懷賢

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甞有攷于先民之言行切歎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末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卓犖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衆賢彚進博文蓄德大非前比元祐中末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沈于荆鄂永宜之間則閲理益多落葉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

事將以瑕衆正而殄焉公於是有黠戎之役翫狖之所
嗥木石之與居閒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灑澹氣
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
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
至其聞龔鄒冠豸張董上坡則喜溢詞端荆江亭以後
諸詩又何其恢廣而平實樂不至淫怨不及懟也然而
猶為小人承望時好捃摭承天院記語竄之宜陽雖涉
離險艱而行安節和純終不疵嗚呼以其所養若是設

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將不弭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譁衆取寵非無丁夏王呂之儔而施諸用則悖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黄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熈豐祐聖間雖見愠於小人而亦不茍同於君子葢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為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坐廢棄無所悔恨其間如

後山不予王氏不見章惇於邢趙婣婭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煥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黄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爲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者復于黄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先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申余同郡人

朱氏語孟集注序

王師北伐之歲余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註爲

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余拜而授之較以閩淛間書肆所刋則十己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刋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工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乎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讀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秘其本以均淑同志之士云

李伯勇明復春秋集議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為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為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真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盖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為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為是誦經已耳於已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

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禄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為之懼又以自懼自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為經世之大法為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然則是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為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為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粹以附于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

者尚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祇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為是書且諗余為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以授之

送虞仲易(剛簡)赴夔路提刑序

雍忠肅公之孫虞侯仲易甫前後凡六授郡守最後叅謀蜀閫自請行邊紀綱邊吏振業流移屹立於人心横潰之衝卓有可稱迨守陽安會叛卒薄境又能與民死

守勵士氣而老賊謀訖保蜀西以無秋毫之犯而賊由是殲績用轉聞擢提點夔州路刑獄人之知於侯何所損益雖引而為公為卿皆儒生分内事侯之燭此則甚明未嘗幾微為見於言面矜矜兢兢惟以職之不修為懼獨薦紳士大夫則曰公論固未當泯於世也頗為之喜聞樂道而其親友臨卭魏了翁聞命于潼則前辛巳忠肅公采石卻敵之日也歎曰使朝廷分道置使其能人人若是民其庶幾乎則亦為之增氣徒以守郡不得

祖送而贈言之義固不可已也𢌿誦所聞以告之曰易之大象言刑獄者凡五則噬嗑賁旅豐是也然皆因離體以發其義中孚風澤之卦也以外實内虚其象似離故亦曰議獄緩死解雷雨之卦也互體有離故亦有赦過宥罪之文嗚呼刑獄法令之設昔人所以聳善戢惡成裁成輔相之功所關至不小故惟天下之大明至正者乃可以任其事離也者先天之位則正東東陽之中也後天之位則正南南天地之中也其位既大且正其

本體則在天為日日行乎晝宇宙之内無纖微弗燭也在地為火火行乎夜闇室之中無幽枉可欺也位大且正而光明若此人心之本明賢肖之人之於聽訟也若盡心而求則兩造五詞之來雖貌稽氣聽亦可瞭然坐判夫安得而遁然愚嘗於離之繇反覆究玩而深有感焉且二明相續麗乎乾陽之正以照四方而其詞乃曰畜牝牛吉牛土物也坤為牛順也土物而又牝焉中順之至也以離火之光而上下二陽養至中至順之坤土

於內以養之則沈潛緼蓄其明在內乃義理之明也嗚
呼世以赫赫為光察察為明而離以中順之養為光明
世以熇熇為氣炎炎為勢而離以中順之養為勢氣世
所謂光明所謂勢氣非不曄然震耀也而非本明也外
暴火失其性為學則浮華臨事則血氣居位則驕矜猶
之燎原焚崗之火薪盡煙息在我無復有存焉者矣可
不甚懼矣夫侯之資分甚高自始歷官遇事涉變機神
峻健知略輻凑人鮮及之今二十年来益以講學之深

更事之久深自収斂以求諸内其於性命鬼神之賾聖賢心法之祕靡微弗燭而愚尚持牝牛之義以勉之矧侯之得於易加余數等有不待余言而知然亦毎以是自警久而益知其言之味永也故取以効芹曝之獻侯其謂然則是理也不特用之刑獄而已啇用精神以養身也制節謹度以持滿也多識言行以蓄德也自衣錦尚絅不愧屋漏以極於無聲無臭之妙也皆此理之推也嗚呼非惟侯也凡我同志之士尚皆敬哉

四明胡謙易說序

易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數千家四明胡牧之又為之科別圖指參稽為義萃說成編尚慮所見未廣則贏糧千里介余友袁廣微將就正於余甚矣牧之之嗜學也而余非其人也牧之謂文王重卦雖不為無據而余以為是自伏羲以卦變皆自乾坤雖本諸先儒余謂其於六畫卦之義有所未盡牧之於先天之易咸無取焉而余謂繫辭之說為先天而發者非一牧之於中爻互體

象數占筮説或未有取余謂此惡可盡廢不然則易中如觀山困紱壯羊屯馬此類甚廣皆無所取象此其不同之大略若此至於要言精義未能盡合者則又未能以殫舉方將與之切問而精講焉牧之倦于役願得一言以歸余謂古之學道者雖分古今越宇宙而義理之會若合符節今牧之於余乃有未可强同者固亦足以交警互發抑必有一是非於此者矣聖人之道如寘尊衢中取之不禁隨其淺深高下皆足以有得寧可限以

一律然而盈宇宙間莫非太極流行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則易固我之所自出無須臾可離者也學易者要在内反諸心精體淺近之實則遷善遠罪之歸充之而至於位天地立生民命萬物皆分之所得為者盖不敢惟文字故訓之泥以自絶于道自薄其身况皆資之以羔雉乎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謂學者盖如此故更願牧之歸而求之而余亦以是自警焉

楊濟道鈍齋集序

江出徼外至岷山其氣清淑以舒士生其間矜行義多才觀文人秀士肩項相望鈍齋楊侯最後出才思華贍頡頏前修公卿侯牧屬治牋記名章麗藻泉激電發余雖生晚猶及與之接且知其得又不專在語言文字間也方小人託僞學之名排擯異已侯較藝南宮胡紘為主舉怙長茂惡莫之敢攖侯據正無所撓余時入詠大問聞其事而偉之未幾權臣使人怵君將寘諸言路君

謝不可至為歌詩以見志葢自是不得久居中矣士生斯世將以宅天衷而奠人極非以記覽詞章矜多鬬靡為悅者也本之則無纖能小恵蔓詞以相挻此如蟪菌之感人耳目倏然而腐草朽壤矣侯之子鉉銓將以侯平生所為文鋟諸木而屬書其篇首乃不果辭侯名某字濟道嘗長右掖兼吏部郎歴漢東太守終潼川路轉運判官

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

求字之法必本於形聲未有韻書之前訓纂字林等書則以形相沿者也韻書既作學者趨便就簡不復知有造書之意則不過比聲以求之或形存而聲亡則茫無所考而韻書窮矣徐鼎臣兄弟著書以行于世可謂許氏忠臣乃亦分類韻譜以從世好豈勢之所趨不得不然耶潘侯之書集韻也依楚金部叙而加詳焉既具形體又推其聲之所從或同音而異形或同形而異聲或變古而從今或非今而是古者兼舉而備録之嗚呼聖

門之學志道據德依仁固也而必藝之游蓋物雖有本末學雖有大小而交養互發則固未嘗相離也記曰息焉游焉鄭氏曰閒暇無事謂之游此最為善發聖門之旨而去聖既遠禮樂失傳射御與數亦罕有知者惟六書之學猶見於篆籀僅存之餘而舉世忽之寧十字九舛安於晉魏以後之俗書而恬不為怪也偉哉潘侯乃獨用力于此以余之幸嘗有聞也益知侯用心之獨苦也今學者縱未能力探本始而因聲求形因形得意循

是以知類焉其於求仁入德庶幾亦有發乎

范正獻公文集序

國朝自祖宗以来嵩高豐水之積暨于數世風氣開造人物鍾萃至昭陵之代希聖絕道之學濟時經國之才皆為時用其砥柱熈豐羽儀元祐者亦基於斯時于時成都三范氏出焉蜀公榮公植立光顯既各以別業垂世太史正獻公後出而生長聞見氣質夙成壻于呂正獻公客于司馬文正公日當熈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

家食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麗習所資所以成德者非一矧如富文忠程正公親炙之呂原明劉道原諸公則共學焉今之人以科舉之文譁世希寵幸而有獲則計日月以為功十五年間欲為何等官職而公也惟大本先立淹遊所不暇計玆其志為何如令龍水見諸詠歌固已芳潤簡策洛師以後短篇大句益就醇深逮泰陵踐阼崇慶垂簾公始見用於時首以唐鑑上之兩宮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大要務學以保

王躬格心以植治本遴賢以永天命正始以絶亂萌其氣明理夷日星埀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真疾痛號而家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禍始矣夫開之以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父祖詩書之澤瀹之以師友道義之淵其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於九年之間就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伏也後世自黨論之興君子小人番休迭上故常以其半用天下然而君子難進而鮮能久小人易入而不摇君子守道必得

時而後動小人放利寧斃國而不戚故君子制治之時少而小人養亂之時多君子夙講豫慮而不得大行小人僥倖嘗試而必如所欲公之文集玉山汪公應辰既嘗板行于某所矣今公之諸孫子長守潼川又以刻諸郡齋而屬叙所以識諸篇端倘庶幾世道之補云

鄒淮百中經序

百中經者所以紀七政四暗曜之躔次也七政之説既見於上古之書暗曜者何人之生也歳月日時各有所

直之休咎而以是推測焉耳或曰古所謂六物吉凶我辰安在者疑即此類然恐不若是之拘拘也越人鄒淮長於星歷以其能食太史氏之禄有年矣其續此書自紹興十四年甲子始每歲加以太陰入宿入宮度分新舊行百中經精密有加焉雖然古人之為是星歷也亦曰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不為之品節才正焉則混淪茫昧靡所端倪於是仰以觀於日星寒暑之度俯以察諸草木鳥獸之變以氣命律以律起歷以歷正時以時授事

凡以建兩儀而命萬物盡吾之職分焉耳堯舜相授禹箕子相傳夫孰非是道而中世以降乃有假之以為推驗人生通塞之術者人與天地一本而生是身也為陰陽之會為五行之端則吉凶之幾驗諸祲煇闗諸風氣見乎蓍龜亦理之所當有然星歷之初意為不止是也程正公甞言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前輩大儒似亦不廢其說然亦即其末流以遡其源非謂律歷之果見乎此也今使是書斷自綌興甲子以下存之以其他别為一

書而聽用者之所擇則是書之行尚庶幾不混於末流之説而予亦有辭於學者焉故更願與鄒君商之

閱靜老人文集序

余年二十餘舉進士叅知政事張公時在言路一見器重恵之文曰江漢世載其英獨主斯文之統余謝不敢當後數年入直館學公在政府又忝不凡之遇厥二十年再来為史官則公之墓草凡十易以公之子泌侃裒公之遺文俾序其篇端因得盡閱公之出處蓋自早歲

於趙忠定公朱文公咸知師慕其策進士也孜孜於中庸之書其贈陳膚仲亦惓惓於伊洛之學始自植立蓋若此而卒不能盡如其治也詩曰善人載尸又曰靡㧗不愚善人而尸㧗人而愚然則人才之成壞固不關諸世好乎撫時感事因以自儆云

毛義甫居正六經正誤序

自秦政滅學經籍道熄迨隸書之作又舉先王文字而併棄之承訛襲舛愈傳愈失蔡伯喈書石經有意正救

之旋亦焚蕩張序所見石經又不知果為蔡本否其所引石經文多失字體魏晉以来則又厭朴拙嗜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為掾昭之為侶此類不可勝舉况唐人統承西魏尤為謬亂陸德明孔頴達同與登瀛之選而釋文與正義自多背馳至開元新書五經則又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為陂以平為便之類又不可勝舉而古書益邈五季而後鏤版繙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謬誤自若本朝

胄監經史多仍周舊今故家往往有之而與俗本無大相遠南渡草創則僅取版籍於江南諸州與京師承平監本大有逕庭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而監本闕

柯山毛居正義甫以其先人嘗增註禮部韻奏

御於阜陵遂又校讎增益以申明於寧考更化之日其於經屬亦既博覽精擇嘉定十六年春會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義甫馳書幣致之盡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萃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

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辭旬歲間刋修者凡四經乃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而版之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也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義甫以病目移告其事中輟或者謂縱令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所取證豈若録其正誤之本而刋傳之俾後學得以參考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于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之等然此書後出殆將過之無不及者其於後生晚學祛蔽寤疑爲益不淺因從臾其

成而序識之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學者
其毋忽於斯

鶴山集卷五十三

鶴山集卷五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序

衛正叔禮記集說序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諸天地所以合外内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衰諸侯去籍雖以二代之後而不足證猶賴夫子之雅言羣弟子之所記録故尚有存者迨自秦挾書

之令作而禮再厄又得河間獻王二戴馬鄭相與保殘補壞以開晉宋隋唐諸儒迭為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讀以為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而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之習於禮者滋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為凶事罕所記省則其所習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其義則又諉曰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

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承洙泗之傳乃僅
與門人弟子難疑答問而未及著為全書嗚呼學殘文
缺無所因襲驅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歎與平江衛
氏世善為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
嘗講者會梓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范甯何晏例各記
其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洒
掃應對進退恭敬辭遜撙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
之薄也非人情之偽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

而非有一毫勉强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内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衷而奠民極豈形器云乎哉正叔名湜自號櫟齋今為武進令云

李大卿（檠）罷糴録序

故外府卿李公建罷九州和糴有淳熙詔書録其庸有黄公歌行劉公序篇識其事而公之子璟瑀若孫寛民皆余所善也瑀屬余申其義竊考公之督餉昉于淳熙

三年之秋未發漢中而條上糴事固云願假臣三數月永除蜀人五十年之害其見善明信已篤已若此迨五年三月僅僅一年有半奏聞九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始議克底成績余執書而歎曰雖昔人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殆不是過也而公以表臣自奮則非有營平得君之素也以其時考之自淳熙三年之九月至五年之三月又皆久虛相位獨運萬幾非有丙魏予人主之側也而往反問對慮

終稽敝蓋面命口陳之不翅嗚呼亦誠而已矣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人至於疾痛之切於身赤子之未能言所謂心誠求之惟此時為然為民上而憂民之誠其常懇懇若是也則幽枉畢獻痒痾悉陳其尚有不棄咎而從康者乎三復淳熈之盛庶幾見之附姓名于黄劉之末

陳正獻公詩集序

恭惟阜陵之盛中外休戾公卿將相言論風指尚接承

平之餘余甞獲閱正獻陳公論諫百數十何其明白正大悃愊而無華蔚乎慶歴元祐之風盖不問而可知其人可觀其世今又於公之子宓宿盡見公所為詩寛裕而理造次仁義無一豪纂組雕琢之習嗚呼是豈一朝夕之致哉祖宗涵濡之澤山川清明之稟師友津益之功其根既厚其葉滋沃詩乎詩乎可以觀德可以論世而無本者能之乎

張魏公紫巖論語說序

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諒凜凜猶有生意某少嘗譜其年行裒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曽孫希亮此天厚吾嗜者也希亮將鋟梓以傳而使某識其篇端粤惟論語一書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閲萬世如見夫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乖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

於乖失而不可復傳與本朝全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隨事體習切己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羣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間事在立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傳家源流浞浞益大以至忠獻公資稟醇實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己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為是書也非茍知之凡皆精察力踐之餘先儒

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以驗諸己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蘇文忠公公書其篇首曰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其辭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

賦似李白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其譜有年行有類其制誥表章雜著而别為之集者盖片辭尺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卿夢得甞從故工部尚書何叔異遊何嗜公之詩命及卿為之箋釋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肆筆脫口者今披味裴釋益知公貫融古今所以蓄德者甚宏而非及卿博見彊志精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發之也書成介其諸舅李公父劉以屬叙于余余瞿然曰歐公之文而蘇公叙之矣

余何所容其喙余唯竊歎古之士者惟曰德行道藝固不以文詞為學也今見之歌謠風雅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閭閨闈往往後世經生文士專門名家者所不逮蓋禮義之浸漬已久其發諸威儀文詞皆其既溢之餘是惟無言言則本乎情性關乎世道後之人自始童習即以屬詞繪句為事然曠日踰年卒未有以稍出古人之區域迨乎去本益遠則辨篇章之耦奇較聲韻之中否商駢儷之工拙審體製之乖合自謂窮探力索然

有之固無所益無之亦無所闕況於為已之事了無相關極於晚唐閏周以曁我國初西崑之習滋熾人亦稍稍厭苦之而未有能易之者於是不以功利為用世之要學則託諸佛老為窮理之極功微歐公倡明古學裁以經術而元氣之會真儒實才後先迭出相與盡掃而空之則倀倀乎未知攸屆也公詩十有四卷凡五百二十一首

楊恭惠公輔奏議序

恭惠楊公奏疏其孫令圭裒梓成編屬楊卿伯昌書其篇首又俾余申其義讀之舍然以喜曰古之仕者雖事有小大而其心一為委吏而會計當為乘田而牛羊茁夫亦事其所當事而不敢越耳使為公卿大夫則有公卿大夫之事為侯伯子男則又各有其事雖官有尊卑祿有貧富而是心之體無大小無遠近在易曰位曰所在書在大學曰止隨其所遇而無不當盡焉楊公出入中外餘三十年令圭譜其年爵以識其所論奏蓋居一

官則盡心於一官任一道則盡心於一道即年比事而心之精神炯炯方策嗚呼斯不謂之思其位止其所者乎後公之卒二十年臨卭魏某以言事謫靖書于官舍

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某聞之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為先平生所為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竊嘗以是讀聖賢之書如易書詩春秋篇具一體不相襲

沿至於曾子子思孟子亦皆孔氏不言之意非爲是以求聞于世也不則無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凡不得已而有言也自靈均而後始有文辭之士或競相承擬或刋落陳言千七百年何啻數千百家然而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者自漢毛董而後至近世諸儒宗蓋可屈指而所謂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則不知其幾千百家矣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内治聖監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于國鑒

鑒乎疏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娓娓乎密而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為公銘寚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之子鉉來為屬乃以公平生所為文刻諸湖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累日嗚呼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與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為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辯講

切而學益成繇是尊聞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志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斆世子必正心修身事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修勸忠别慝癉惡也盖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俗儒之惑世也紹熙定省之議伏墀扣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源依馮城社間諜兩宫韓侂胄出入宫闈與聞大政脱少嬰忤流竄隨之公盡力排抵

無少回撓劉文節公以論吳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二聖重懽必有以感移人心迓續天命而內禪之事毋遽也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籲衆正紹開丕平而學禁邉議之紛紛不作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曰嗣王克終厥徳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古人處君臣之變一言一動為萬世喜為萬世憂然則公於此而無言也不亦闕之甚與文

集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監與别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己丑朔臨卭魏某序

朱文公年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叙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

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
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權
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顔曽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
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
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辨
似而後孔子之道歴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
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来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
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

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絶焉弗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天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痾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吕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别白之亦幾無餘藴矣然而絶之久而復之

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見凌
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豪就
實反博歸約迨其蓄極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
合外内羣獻之精藴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
張宣公吕成公同心恊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
論述靡竟惟先生巋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
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
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

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學者習其讀維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絶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與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年行今高安洪使君友成為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

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序

予以戇愚抵戾放之蠻荊去國之日自邇臣百執事下

至博士弟子員都人士祖帳餘杭門外連日不絶臨安尹白宰相致餽贐具四大舟送至丹陽所過監司帥守将迎如他日予謝以疾而不得免焉入靖靖守洪文惠公之孫倬遇之如使客而有加四方之賔友從游者日至行李之間無虚月也予皆固謝弗聽吴門葉元老識度器藻夐出儕類嘗受學于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日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予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

一詞率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穀米粟多少之數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予每閱前史凡喪人遷客必使守隸防夫極之於其所往至則廢門掃軌屏去書謁人或追送而遠省焉則史冊必書之為美談其在今日不惟不加之譴責反以是見稱於時賢見用於當世嗚呼非嘗從事於學志立而氣强者不能辦此非祖宗仁厚之積緜世歷禩愈畜愈深亦無以致此元老將歸省其伯氏乃與共學之士酌

酒餞行各為七言古詩一章予為序所以作云

龍標之南路窮絶峩峩羣峰倚天脊頑雲壓谿鳶跕翅狠石横空馬溝血葉君尺箠度崔嵬朱霞白鶴雲端来蠻邦自昔少此客問此胡為乎来哉曉牕共話羲文易千古聖賢心歷歷有時舊習未全忘閒倚銀河弄詩筆銀河化作霜霰飛蒼龍移向天之西彭城風雨撩客夢君起謂我吾其歸牛羊凍卧鴻酸嘶九州博大君安之人生行止各有時願崇明徳慰遠思

廣平李氏觀畫所見序

故吏部侍郎廣平李公嘗大書六十四卦之象于屋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於是為書題曰觀畫所見既自叙所以作㢝七十年其孫大諫守邵則公觀畫之地也是書久失而俄得故不無爛脫大諫又叙所以然而屬予申其義嗚呼得於畫而不滯於辭亦可謂善觀易矣易言六畫六爻六位六虚是四者相近而不同蓋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

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為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為位爻之變者又為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為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然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奇偶則太極之分者也今李公之於易不觀諸辭而觀諸畫不惑乎諸儒之異傳而求諸心目之良能雖兼収衆善而片詞浙衷皆純體獨得之妙雖不離乎互變伏反之等而因體明用無牽合傅會之煩至於發二五柔剛之義斥異

端邪遁之説則進而告君退而省己造次必是秦漢以来為易者多矣顧拳拳乎諸葛氏之出處則又舉一隅以明易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盡識嗚呼斯亦異乎世之所謂讀易者矣公名椿字壽翁師友淵源所自則文定胡公云

送清湘文元歸土谿序

清湘文宗之元以其所聞于師友過靖就予是正其書有曰翱翔土谿之濵詠歌先聖之道予問土谿所以名

曰是谿也東出于濂谿西會于桃江吾世居其間或謂是名俚俗盍易諸吾謝不敢今先生之問及此是谿將有望焉願以一言發之予曰大哉土之為功也以天象言之四時之季日合黃道以五星言之四星失度則填為之動以五聲言之諸宮實長黃鐘以河圖洛書言之其中皆主五數以五行言之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以應四方冲氣而生萬物其功不既大乎而誰以易之乾之四德人之四端而信不與焉又以見無適

而非此也雖然有一于此予亦知之乎古尚書說吕氏春秋漢儒五行傳許氏異義之等又皆以土為心盖自二漢以前五行之次五臓之屬與今世所傳黄帝書不同宗之請其說予曰此義甚大我以吾意言之何益於子子歸而求之而有以復於予也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宗之其致思焉因書以送其歸云

邵萬州孝弟蒙求序

蒙求書之便於記誦自遷固書以迄於本朝史先儒為

之者凡數家矣金華邵伯方筍又用李氏蒙求韻錄古
今孝弟事實以示予予作而歎曰是不惟纂言用韻之
工蓋見諸行事之實者也夫學莫大於求仁仁則五性
之本求仁必自孝弟始則孝弟又所以為仁之本也古
之教者居于家則事父兄坐于塾則親師友會于序則
讀教法飲于鄉則序齒位朝益暮習日誘月化無適而
非事親敬長之節凡以申其義而降之德焉耳曰申曰
降又皆因其固有振而新之非如後之教者利祿之誘

詞華之競而本焉之不務也是書於始學尤為有益非徒記誦之云伯方請遂識之予不敢辭紹定元年二月初吉

王侍郎 柜 復齋詩集序

國朝自全盛時豐芑菁莪之澤浹於人也深雖中更挫偃而封培之久根苗未憖過江以来如張忠獻趙忠簡諸老又相與扶持之生意貽蘇足以濟登興運雖再阨熂泰而紹興之季隆乾之間人物復振故相之僅存惟

張忠獻而聲求氣應則有如正獻陳公忠肅虞公劉公忠簡張公胡公玉山汪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縉雲馮公無隱張公以至杜公莘老查公元章馮公圖仲李公德遠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並生錯出亦非一人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會適鍾是時復齋王公以中山故家李文肅之高弟受知於忠獻而周旋乎正獻忠肅諸賢之間目之所接南渡諸賢也耳之所逮聞北方餘論也觀摩麗習

蓄厚而資深故其發為論諫忠忱惻怛如首言敵必敗盟張忠獻必可用俘虜必不可遣張說必不可本兵皆言人所難而施之餘事則大篇短章精深麗則人第見其風格氣韻追迫陶謝不知懷賢憂世藹然有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功襲而致之哉自周之東懷舊者必稱西方之人孟子論人亦歸重於北方之學西方乃宗周文獻之餘而北方則帝王風聲之舊吾故於王公之文而重有感焉公之孫潭昔守寧川

嘗以公奏疏刻諸縣齋今通守邵陵又裒公平生詩為二集分十有五卷刻諸治寺前後工梓之費則皆以俸之用例而不欲受者為之屬予叙所以作予於前言往行槩乎有聞不敢以罪戾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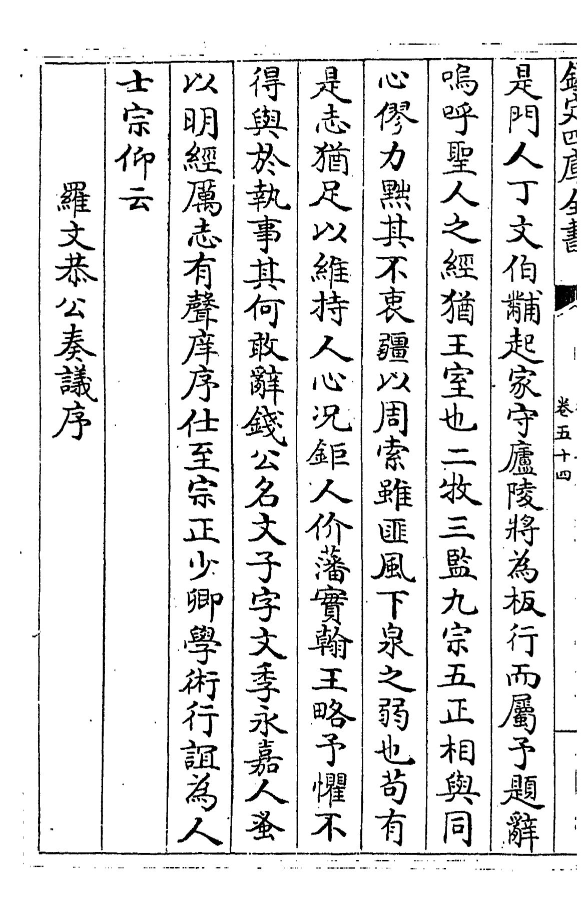
錢氏詩集傳序

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為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什六七而貫融精粗耦事合變不翅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

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守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徃聖不刋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為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

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専於毛鄭其来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説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歴世講師因文起義傅會穿鑿之説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為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説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来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為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

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吕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咏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為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别為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示予至



是門人丁文伯犕起家守廬陵將為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放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僇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登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為人士宗仰云

羅文恭公奏議序

文恭公奏疏吾友劉平國既敘所以作公之子愚又屬余申其義余嘗攷公歳閥綠館學至樞府方十餘年耳而論奏百數十大義炳炳甚至引裾排闥號泣而隨嗚呼是拳拳者誰實使之心者人之神明其於是非邪正之辯較若白黒不容以自欺古之君子上不敢欺其君而知無不言下不忍欺其民而知無不為此豈有為而然哉凡以事其心焉耳矣事其心則事天也三復淳熈育才之盛庶幾見之庶幾見之

游誠之默齋集序

始勉之裒其伯氏默齋文集屬後谿劉公為之序未暇銓次也厥二年類卷板行俾某申序焉熟復累日歎其為詩清而則論事辯而正記述贈送之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大抵内盡己志外期有益於人非若世之矜奇衒巧務以譁衆取妍者為之舍然歎曰文乎文乎其根諸氣命於志成於學乎性寓於氣為柔為剛此陰陽之大分也而柔剛之中有正有偏威儀文詞之分常必由

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揜然而氣命於志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學不講則志亦安能以立是故威儀文詞古人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默齋氣稟沈實而蚤有立志則知所以自厚其躬矣矧得一世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言言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使假之年且見於用其所成益不止此集凡若干卷今重刻于某所

番易王養正雙巖集序

余於李徵之貫之成之兄弟聞番有隱君子曰雙巖先生王公以訓行學謹著于州閭博見而强志精察而篤踐余甚慕之而生也後不及與之接公没之三十年余待罪太史氏公之子與權来為秘書郎然後獲覩公所為文其剨然如雄鎧利斧之行乎竅郤也粹然如大玉拱璧之發乎孚尹也平生所歷落落寡遂雖再舉禮部曾不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不渝時以其餘發諸文藝往往一事物之微一蟲魚之細推而

根極理亂之變斂而消息進退之候有昔人所未發者
嗚呼世之以才覩口筆競相誇詡者未嘗乏人年盛氣
强位亨志得則挾其天資之美以自見於文墨議論間
其於是理縱未有得而能以小慧襲取時一遇焉年運
而往時不我與則憔悴隕穫寖就枯槁前所謂時一遇
焉者亦將莫知焉往矣然則窮益堅老益壯如雙巖者
非有本能如是乎雙巖諱蒙字養正二子曰與權遇皆
以儒學發身善人之報庶見在此

陳少陽文集序

余嘗與李忠定之孫大有為友得其家所刋陳公少陽文集梓類既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金難如劉仲偃傳公晦張徳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如蔣興祖張確朱昭郭許朱友恭之等義不苟生又其次則有忍死于𨙻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與榮禄緩急不當事任而數陳大計連柱巨

姦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能者焉大過之
辭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蓋於事為凶而於義為无咎然
則寧為陳歐而不幸與其為童蔡汪黄而幸也君遇夙
號多聞加以游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
甚悉既為之譜系併以思陵前後詔旨臣寮奏陳前輩
題識與范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抑
以彰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為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為大宗其繼高祖為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為適子而祇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為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為後有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為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姓亦以為序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於餘廟則内賓宗婦亦各以倫脫有

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為氏族以別之蓋自太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為氏或公子公叔為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為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為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甸稍縣畺之采皆有公邑若有功德則寰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為卿士其處之

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斆者未知其何如也斆誦弦於瞽宗詔論説於東序觀道徳於成均考中失於王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助祭於廟燕毛於寢友之以俊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别處之以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六才子周召毛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

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迄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屏以永厥世敬宗收族之法匪其明效與自周之季惡嬿畏偪自剪其類本根無芘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懃之心深長之慮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已則僭踰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冑者反以歛名遠勢韜光晦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

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共休戚者反
若非己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
意已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又增為教育選舉之法
文武之彦彬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
以詞藝稱三百年間族姓之盛至二萬數千内而宰輔
侍從外而監牧守宰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
嗚呼菁莪豐芑之積裳華棣鄂之感乃至此而況有行
未艾者乎諸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累朝所以敬

親重本士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梓成鉅編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叙所以作雖編次容有闕遺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制度為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為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

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壊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獘獘於訓詁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與解之辭曰無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敝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来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為秦漢以後規摹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盖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為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

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寢遠寢疎蓋自是人情習於簡
陋古制益不可考矣姑即漢紀隨文辯證作古今考

鶴山集卷五十四